

文學類大專社會組第二名
吳文雄《海中的靈魂》

一

待出租的店面沒有任何裝潢，空蕩蕩的只有少年仰躺在一個鋪平的紙箱上，七月的暑氣如暗夜深林中潛伏的龐然巨獸，無聲無息地擴散、上飄，以悶熱溶解空氣中僅存的清涼。

來到台北應考大學，應試前一晚只能睡在紙箱上。

下午從羅東搭火車到台北，在士林看完考場後遲遲找不到落腳處，街邊徘徊之際，騎樓邊抽菸的大叔向他搭話，便讓少年在陽明戲院旁，小巷裡的空店面住一晚。摩托車呼嘯經過小巷，對街野狗的吠叫搭配著巷外大街的熱鬧喧嘩，都市的聲響洗去少年內心的焦慮，內心出奇平靜。翻過身，少年把行李袋夾在兩腿膝蓋中間。自從小學三年級，左腳萎縮愈來愈嚴重，他就習慣夾著東西睡覺，填補細瘦的左腿造成的空隙。

「小兒麻痺」，一個打從少年出生就如影隨形的疾病，為他的人生帶來各種險阻，也帶來轉機，讓一個鄉下漁村囡仔一路顛簸走到這個人生的岔口。此時，彷彿慢慢醞釀些什麼的深夜裡，少年靜靜聽著電風扇旋轉的嗡嗡聲，意識不知不覺回到那片大海，那片反射陽光的刺眼大海。

二

船尾的馬達轟轟作響，少年一個踉蹌，扶著船舷偷偷望向掌舵的父親，他黝黑的臉漠然注視著海面。少年這時 11 歲，父親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帶他出海。

少年家和舅舅家合租一間房，少年一家睡在一個房間裡。每天少年醒來時，父親早就不見人影，開著中古小漁船出海，育兒的重擔便落在母親肩上。母親的日常幾乎沒有喘息空間，忙完家務便到餐廳打工貼補家用；焦頭爛額的照顧四個孩子，母親卻未曾失去她的慈愛溫柔。

父親沉默寡言，臉上剛硬的線條從來不曾變化。有幾次，少年趁父親喝酒時偷偷觀察他，只覺得父親的眉毛就像樺斑蝶的幼蟲，威武豎起身上的毛，有毒。父親幾乎沒和少年說話，他和少年唯一的交流就是酒瓶和拳頭，伴隨少年緊皺的臉與一聲聲悶哼。某些夜晚，當父親終於在酒瓶間安靜，少年燒灼的腹部和熾熱的頭腦都在祈求明日父親能夠消失在海上。

中古小漁船在一片漆黑中出航，少年因為和父親獨處而有些害怕，但他在船隻遠離陸地後也無暇顧及。隨著風浪愈來愈大，少年在船上顛簸得更厲害，他試圖用健全的右腳保持平衡，但當浪一打來，他瘦小的身軀如同骨牌散落般倒下。少年拱起雙臂撐在船舷，低頭看著萎縮的左腿，他從來沒有一刻如此希望自己不是瘸子。張開阿，內縮的左腳掌只有大拇指抽動，伸長阿，每個細胞都在吶喊。

少年的左腿仍原封不動，以一種極醜陋扭曲的姿態。他有時候覺得，自己是被魔神仔附身，讓原本還能行走的左腿漸漸彎曲、僵硬，如今只有腳尖能勉強著地。遙遠的天由黑轉藍，少年開始不停嘔吐，小小的雙手緊攀著船舷，胃中的食糜一坨一坨滑出少年的嘴，腹部和肋骨每次收縮都傳來一陣痠疼，黑暗從眼周蔓延，意識漸漸模糊。

當少年張開眼睛，他彷彿一塊破布，無力地掛在船舷。好像有片陰影籠罩在身上，他用最後的力氣回頭……

那是個畢生難忘的眼神。

父親看著少年，不，他只是望著少年所在的方向。

少年反射性舉起雙手，防禦接下來的一陣毒打。但父親只是轉身走到另一頭，繼續收漁網。

父親的瞳孔中沒有少年的存在。

少年頓時覺得自己跟在船板上掙扎，眼珠漸漸混濁的青花魚別無二致。

一道金光刺痛少年的眼，太陽從雲層中透出閃閃金光，海面粉光流動，少年乾嘔。

一個陽光刺眼的清晨，一個少年的靈魂就此在西太平洋漂流。

三

國小畢業前夕，少年的左腿已經完全碰不著地，只能雙臂夾著木拐杖行走。在幾個月前，他還能和朋友在巷弄間玩耍，到工地搬磚，換取買鞭炮的錢。那時他就算走得比別人慢，工資領得少，至少不像現在是個被拐杖拘束的囚徒。少年變得更加自卑，漸漸和朋友疏遠，去學校就窩在座位上看書。他並不特別喜愛閱讀，只是看著課本密密麻麻的文字，能屏蔽不遠處同學的竊竊私語、驚異的眼光、和太過愉快的嬉笑。

有時環境實在太吵鬧，少年便拄著拐杖走過操場，在樹蔭下倚著欄杆看螞蟻。一隻隻工蟻整齊劃一搬運食物，在深褐色的樹幹上刻劃一道道紋路。忽然欄杆傳來震動，一群小孩攀過欄杆往大海直衝，少年認出其中有他從前的朋友。

從父親帶少年出海的那天起，他再也沒靠近過海邊。

在漁村長大卻不能捕魚，要怎麼討生活？

幸好有個人一直默默注視著少年。

四

「我們去治療你的腳吧。」

升國中的暑假，母親如是說。

坐火車來到嘉義朴子，國術館是大馬路旁一棟三層樓建築，少年和母親在傍晚抵達，老闆娘在門口招呼。經過放在一樓的一張張大檯子，母子在二樓的小房間安頓，隔壁是大通鋪，其他來治療的男孩都睡在那裡。第一次來到外縣

市，少年累得在床上睡著了，再次睜開眼睛，窗外已是一片漆黑，母親也不在房內。當少年四處張望，國術館老闆走進門來。

「來，我們下樓。」

老闆直接扛起少年走下樓梯，把少年放在一張檯子上，母親在一旁，雙手交握。

老闆掀開蓋住檯子的布簾，從底下抽出一根高蹺造型的木棍，一端抵在少年萎縮的左腳板，一端抵在自己的肩窩，使勁一推。

一陣劇痛自腳底傳來，少年反射性躲開。

「要忍耐阿。」

老闆重新架好木棍，忽然想到什麼。

「唉叻太太，還沒和你拿錢餒。」

「歹勢、歹勢。」

母親鬆開緊握的手指，在黑色腰包裡東翻西找。

「三萬八。」

「……不能再少了嗎？」

「不行啦，已經算太太妳便宜了。」

少年原本睡眼惺忪，立刻瞪大了眼。母親從腰包掏出一疊厚厚、皺巴巴、還有點潮濕的一千元。少年從來沒看過這麼多錢。

一幕幕畫面浮現在少年腦海：母親蹲在水溝邊搓洗一個個油膩的碗盤，捶捶腰再扛起滿載碗盤的大桶子走回餐廳；母親在對街門口站了許久，一堆銅板自打開的門縫飛出，母親就趴在地上撿拾；當弟弟妹妹都睡了，少年從棉被的縫隙窺見母親蜷縮在地，酒瓶擊落在她的肩上……

付完錢，母親不發一語，走向少年身邊，用雙手緊緊壓住少年的左腿。

溫暖而堅定的緊緊壓住。

那天晚上，在沒打麻醉的情況下，少年的左腳腳踝被打斷，並打上石膏。打斷畸形的骨頭再將其接回對的位置，是當時治療小兒麻痺的方法之一。過程中，為了不叫出聲，少年緊咬嘴唇，發紫的下唇滲出點點鮮紅。

回到房間，老闆娘走進房間，遞給少年一碗雞湯。

「你很勇敢。」

深夜，點點淚水滴落在湯裡，湯水因為少年的顫抖而波動。

一個月後，左腳拆下石膏，換成鐵鞋。少年不用再倚靠拐杖了。母親確定治療成功後，就趕回宜蘭繼續工作，照顧其他孩子，留下少年再住一個月。很快地，少年和其他也患有小兒麻痺的孩子熟悉起來，一起彈吉他和下象棋。少年曾經在人群中失去的笑容，反倒從人群中失而復得。

一股力量注入少年空空如也的軀殼中，他發覺母親帶他來到國術館，是為了討回少年的靈魂，從那片陽光刺眼的大海。

接著，是否能擁抱自己的靈魂，取決於少年自身。

五

回到家鄉，少年努力鍛鍊腿力。每天奮力爬一段上坡，放學到海邊游泳，游到雙腿脹痛再精疲力盡地走回家。同時，少年在國中班上成績愈來愈好，成績單的數字給他存在的價值和成就感。

有次少年回到家，父親和老兵阿陳在喝酒。

「你兒子現在轉大人，以後你要好命咯！」

「沒路用啦，去挑豬糞也沒有人要請。」

少年靜靜放下書包，靜靜走出家門，接著，用他最快的速度入海。對少年來說，家裡的空氣比海水更冰冷。他拼命揮展雙臂，臉漸漸漲成赭紅色；他的心臟狂跳，淚痕和海水縱橫。

為什麼獲得肢體的自由，仍無法獲得自在的生活？

少年側過臉，一眼沉沒在漆黑的海，一眼凝望著廣闊的藍天。一隻海鳥掠過天際，攫取少年的目光。

他看著鳥消失在無邊的天際線，忽然得到了什麼。

得到行走的能力後，還要走出自卑的深淵，才能獲得自己的認同。

這個世界一定存在我的歸屬，只是不在這個漁村罷了。

少年知道，他要用這雙腳，再為自己勇敢一次。

國中畢業後，少年輾轉各地，流浪打工。

少年在合金工廠吸過錫條融化的毒氣，熬夜揉捏一個個麵團，忍受鑽石工廠震耳欲聾的噪音。成年時，少年用積蓄買到人生的救命繩——書本，並辭去所有工作，進入寺院讀書，排除一切世俗紛擾。

埋首書堆的日子連結到躺在紙箱上的此刻。

夜悄悄退去，陽光透過店面玻璃，少年的瞳孔閃爍深褐色的光芒。

六

三十幾年過去了，少年已經成為父親，全家在淡水定居。當年如此畏懼的大海，如今是女兒玩耍的樂園。小兒麻痺並未從他的人生銷聲匿跡，當年不正確的療法留下許多後遺症，他時常需要以足浴緩解左腳的痠疼，尤其在寒冷的冬日。

儘管如此，從大學時期一路陪伴的妻子和體貼的女兒都帶給他莫大的慰藉。現在安穩的生活，如果他當時沒有跨出家鄉、跨出內心的陰霾，是絕對不可能擁有的。

別人用勇氣創造偉大，少年用勇氣收穫平凡。

夕陽餘暉灑在海面，如今的他不再因波光粼粼而暈眩。踩著不穩健卻有著獨特韻律的步伐，昂首前行。